

# 大地雅歌

范稳  
——  
著



ས་ཆེན་ལ་སུལ་བའི་དགའ་མྱ།



ས་ཆེན་ལ་ཕུལ་བའི་དགའ་སྟུང་།

# 大地雅歌

范 稳

著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 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大地雅歌 / 范稳著. — 北京: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,  
2017.12  
ISBN 978-7-5302-1739-9

I. ①大… II. ①范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214662号

## 大地雅歌

DADI YAGE

范稳 著

出 版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 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 
地 址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 
邮 编 100120  
网 址 [www.bph.com.cn](http://www.bph.com.cn)  
发 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  
电话 (010) 68423599  
经 销 新华书店  
印 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 
版 次 2017年12月第1版  
2017年12月第1次印刷  
开 本 880毫米×1230毫米 1/32  
印 张 16.375  
字 数 360千字  
书 号 ISBN 978-7-5302-1739-9  
定 价 45.00元  
质量监督电话 010-58572393

版权所有, 未经书面许可, 不得转载、复制、翻印, 违者必究。

有位天使给我说：“你写下：被召赴羔羊婚宴的人，  
是有福的。”

——《圣经·新约》（若望默示录 19：9）

跳啊，大家来跳锅庄，  
迎来西方印度的佛法，  
迎来东方汉地的文明；  
迎来北方骑骏马的英雄，  
迎来南方杜鹃花一样的姑娘。

——康巴藏区锅庄

你们该彼此相爱，如同我爱了你们一样。

——《圣经·新约》（若望福音 15：12）



## 第一部 大地

- 1 创世纪 003
- 2 伊甸园 016
- 3 出谷纪 029
- 4 教堂村志 040
- 5 托彼特纪 047
- 6 列王纪 061
- 7 格桑多吉前传 071
- 8 往训万民 078
- 9 劫梦纪 089
- 10 顿珠活佛一书 099
- 11 官军行 109
- 12 闯入者 117
- 13 补 赎 128
- 14 格桑多吉后传 135
- 15 阿墩子志 151
- 16 相 遇 156
- 17 杜伯尔神父一书 166
- 18 圣 咏 176
- 19 顿珠活佛二书 186

- 20 杜伯尔神父二书 197
- 21 试 练 204
- 22 宗徒大事录 218
- 23 使 命 232
- 24 光里的灵魂 243
- 25 奥古斯丁忏悔录（一） 250
- 26 对 话 258
- 27 杜伯尔神父三书 269
- 28 解 放 274
- 29 杜伯尔神父的福音 282
- 30 顿珠活佛三书 293

## 第二部 雅歌

- 31 共产主义火车 305
- 32 狼女之约 314
- 33 奥古斯丁忏悔录（二） 322
- 34 康菩土司的哀歌 330
- 35 捉放记 337
- 36 迷途的羔羊 345
- 37 胸膛贴近尘埃 351
- 38 “约伯的耐心” 360

|    |           |     |
|----|-----------|-----|
| 39 | 运 动       | 366 |
| 40 | 史蒂文前书     | 378 |
| 41 | 浴 火       | 385 |
| 42 | 菊 花       | 397 |
| 43 | 守 望       | 406 |
| 44 | 宝岛姑娘      | 416 |
| 45 | 还 乡       | 427 |
| 46 | 史蒂文的福音    | 439 |
| 47 | 罗维神父的福音   | 452 |
| 48 | 史蒂文后书     | 460 |
| 49 | 奥古斯丁的福音   | 466 |
| 50 | 玛丽亚哀歌     | 480 |
| 51 | 天国的召唤     | 487 |
| 52 | 默示录       | 496 |
|    | 从慢开始，越来越慢 | 508 |

第一部 大地







## 1 创世纪

嗦——

在很早很早以前，  
天和地还没有分开，  
水和土还没有形成，  
黑暗笼罩一切。  
没有太阳啊也没有月亮，  
没有花草鸟兽啊没有爱情。  
也没有我说唱艺人扎西嘉措，  
扎西嘉措爱情的翅膀还没有张开……

——扎西嘉措《创世歌谣》

康菩·仲萨土司宽大厅堂里的听众轰然大笑，有人对说唱艺人扎西嘉措说：“你唱错了，这两句是你加上去的。”

“哦呀——”站在厅堂中央说唱创世歌谣的那个家伙优雅地拨了下怀中的琴弦，好像老练的骑手轻轻一揽缰绳，就把走错了道的马儿拉了回来，他还扮出一个得意调皮的笑脸，再次逗得人们会心一笑。

只有受到土司宠爱的人，才敢在贵族老爷们聚集的场合无拘无束。

从东边来了个男天神，  
用火做了个太阳；  
从西边来了个女天神，  
用水做成了月亮。  
太阳分开了天空和大地，  
月亮分开了陆地和海洋。  
天空像帐篷的穹顶，  
大地像八瓣莲花开放，  
海洋像佛陀的慈悲一样宽广深厚。  
太阳追逐着月亮，  
月亮依恋着太阳。  
他们相爱却永不能相逢……

康菩·仲萨土司火塘边的听众“哗”地又笑开了。他们纷纷说：“唱错了唱错了，这个该死的仲巴<sup>①</sup>，净瞎唱。”

坐在火塘上首的康菩土司，往拇指指甲上抖了点鼻烟，凑到鼻孔处“吸”了一口，大大地打出一个喷嚏，对说唱艺人扎西嘉措说：“你这条野狗，三句唱词离不开男女的事儿，连神灵也不放过，喇嘛听了你的歌也会后悔出家的。”

说唱艺人扎西嘉措停下手里的六弦琴，扑闪着一双动人的眼睛说：

---

<sup>①</sup> 对说唱艺人的称谓。

“尊敬的土司老爷，如果没有天上的情，哪来人间的爱？”

他是一个俊朗清瘦的青年，大眼睛高鼻梁薄嘴唇，脸很长，像副马脸，但他俊俏的五官、棕黄色的细腻皮肤相配起来看，你只会将他视为一匹草原上的骏马；再加上他那双仿佛会说话的湿润的眼睛，若是看着仇家，仇人会被感动；若是望着情人，女人将被融化。不过按藏族人的观相术看，这种人一生会经历无数的苦难，尤其是爱情。眼睛湿润，看上去秋波荡漾，情意脉脉，但藏族人认为这是一双泪眼，是终生贫困和爱情注定失败的预兆。

一个权倾一方的土司和一个流浪艺人的因缘，来自于半年前的一次邂逅，这让双方的命运因此改变。那天澜沧江峡谷下游的大土司康菩·仲萨路过阿墩子县城的一家小酒馆，听见一阵悠扬的扎年琴声飘出来，自小喜欢歌舞的康菩土司，还没有听见过如此流畅自如的琴声，就信步进去要了碗酒，坐在一边静静地听。一碗酒喝完，康菩土司走到那个说唱艺人身边说：

“收起你的琴，跟我走。我管你一个月的吃喝。”

说唱艺人眼睛都懒得抬一下，只是低头调自己的琴弦，“我的吃喝我的歌声管。”他满不在乎地说。

康菩土司身后的管家次仁不轻不重地打了他一马鞭，“黑骨头贱人，抬起你的狗头来！看看是谁在跟你说话，跪下！”

那个说唱艺人懒洋洋地抬起头来，看见了他面前身着贵族服装的土司老爷，他壮实得像一头牦牛，威武得似一头雄狮；说唱艺人同时还望见了酒馆门口簇拥着一大群斜背长枪、手牵骏马的卫队。

“我是一名在大地上流浪的诗人，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如同我的灌顶上师，爱情是我的人生诗行，姑娘们的眼光照亮我脚下的路。

我的歌唱给雪山听，唱给圣湖听，唱给放牧人听，唱给酒馆里只喝得起一碗酒的人听，还唱给美丽的姑娘们听，我不给贵族老爷唱歌。穷人有穷人的尊严，乞丐有乞丐的自由，而一个流浪诗人，大地上到处都有朋友和爱情。”说唱艺人傲慢地说。

次仁又举起了马鞭。

康菩土司摆摆手，对说唱艺人说：“把你的琴拿来，我唱一支歌给你听。”

说唱艺人犹豫了一下，还是把手里的六弦扎年琴递给了康菩土司。土司那天不知是心情好，还是这个流浪汉的歌声激起了他年轻时的美好回忆，他调拨了一下琴弦，唱了一首古老的情歌：

我和东边的山说话，  
西边的山怀疑；  
我和南边的山说话，  
北边的山怀疑。  
一座座多心的山啊，  
叫我怎么对付你。

“怎么样？”康菩土司把琴递还给说唱艺人。这个家伙没想到一个土司也会唱这种歌谣，而且琴还弹得这样好。他收起六弦琴、要钱的木碗以及身边的背囊，“嘿嘿，老爷身边的姑娘太多了。”他的嘴依然讨厌。

康菩土司自负地说：“比你的歌多一点。”

说唱艺人更自负，他说：“你要知道，我的每一支歌后面，都有

一颗姑娘的心。”

康菩土司不当回事地说：“那就让我们看看，有哪个姑娘会被你的歌声征服。”

流浪诗人挑战似的站了起来，“你永远不会知道我在歌声中传达的爱情。”

就这样，说唱艺人扎西嘉措来到了康菩土司的大宅。这个走南闯北的行吟诗人，去过圣城拉萨，到过西藏日喀则，夏天在藏北草原的牧场上与牧羊姑娘用歌声调情，冬天在藏东温暖的峡谷和打柴的少妇躲在灌木丛里打滚。而春秋两季，他要么在某个姑娘温柔的被窝里做着爱情的美梦，要么在朝圣的路上颠沛流离，边走边唱。神界的传说被他唱得活灵活现，大地上土司间的争战被他演绎得轰轰烈烈，天上飞过一只鸟儿也会引来他的歌声，山冈上凋零的花儿也会被他的歌滋润得二度开放。更不用说人间天荒地老的爱情，更被他唱得如泣如诉，如怨如慕。他总是那么机敏、俏皮，总是显得那么多情、聪慧。他有一个温柔的灵魂，浪漫的心。主动委身在他身下的姑娘，他要看到天上的星星，才一个一个地想得起来。这让他喜欢这种浪游四方的生活，从不把富贵利禄放在眼里。他还不到二十岁，除了随处播撒的爱，什么都不缺，什么也不在乎。他本是一个剑胆琴心的行吟诗人，游走在一个浪漫的时代，生活得怎么样并不重要，爱得如何才是关键。他相信，只要行走在大地上，爱情就像山冈上到处生长的树，就像牧场随风飘扬的情歌，一个说唱神界传说与人间万象、歌颂生活与爱情的流浪诗人，总会与人生中的真爱不期而遇。姑娘们脉脉含情的眼光为他指引着爱情的方向。

就像他做梦也没有想到，他会在康菩土司森严的大宅里，看到了

他愿意为之去守候一生的爱情。

这人就是康菩土司的小妹妹央金玛，每当听扎西嘉措说唱的时候，她便紧挨在她姐姐卓玛拉初旁边，像一只依偎在母羊身边温驯的小羊羔，而她的眼睛却总像还深陷在梦的深处，在那个说唱艺人俊俏的脸上飘来飘去。她不像其他人那样神情专注地听扎西嘉措的唱词、琴声，时而开怀大笑，时而喟然长叹。她不知不觉就让说唱艺人的歌声如寒冬过后的第一缕春风，吹拂她寂寞了十七年的心；又似甜美的梦长上了翅膀，带着她的心儿遨游在爱情的乐园。这让她常常听得面红耳赤，心神迷乱。有一天她甚至在那个家伙越唱越露骨的唱词中，眼睛不看他灵巧拨弦的手指，也不看他翻飞踢踏的舞步，而是飘进春梦深处，往他的裤裆那里看。就像一个邪恶的神魔，人们总在传说他的故事，说一回便心惊肉跳，但又忍不住想再说第二遍。

大约从听到扎西嘉措的第一支歌后，央金玛晚上就睡不好觉了。——十七岁的央金玛那时并不知道，她一生的命运总是和错位了的爱情分不开，这种爱情是最幸福的，但在人间却总是不合时宜，它属于天堂里的爱。可情场高手扎西嘉措怎么会不知道这个特殊听众的心思，又怎么能轻易放过央金玛的美？在他周游雪域高原的岁月里，他的琴声飘到哪里，姑娘们的眼波就跟到哪里。他可以在一个姑娘看他的第一眼时起，就作出决定，今晚要不要钻进她的帐篷。

但央金玛可不一般，她的眼波像圣湖里的波澜，遥远而神秘，深邃又迷蒙。从第一眼看见她，扎西嘉措就在心里惊呼：原来世界上雪山女神真的存在。她典雅、俏丽、清纯、明澈，正是含苞欲放的雪莲，冰凌尖闪耀七彩光芒的水珠，花蕊上晶莹剔透的甘露。更让这个多情浪子惊叹的是她的那双总是迷迷蒙蒙的眼睛，仿佛她的梦游并不仅属

于她自己，还要挑逗你跟随她一同坠入甜美的爱梦。

在扎西嘉措说唱表演时，他不用看她那边，就知道哪段旋律会让小姐芳心迷乱，哪段歌词会深入少女的缱绻春梦。他在大地的舞台上早已阅人无数，知道什么样的歌词，会搅动起一池春水；什么样的曲调，会拉近两颗年轻浪漫的心。这朵含苞欲放的花儿，必将在他爱的春风化雨中粲然开放。

因此，扎西嘉措纵然久经风月，也还是琴弦已乱，心如树上的猴子了。

当初康菩土司说要管他一个月的吃喝时，他想：我扎西嘉措什么人啊，大地就是我的家，天下到处都有美酒和姑娘，谁在乎你一个土司大宅？待上半个月算我看得起你。可是一个月过去了，他说唱的神界故事还没完没了；三个月过去了，雪域大地上还笼罩着黑暗；半年时间了，藏族人的祖先还没有被创造出来。他唱开天辟地，任意加进去些神灵们的爱情故事；他唱神魔大战，神灵和女魔竟然相爱成了一家，连花生大师最后都不是靠无上的法力收服了女魔，而是以爱情感化了她。土司家的听众开初还纷纷抗议，说这个仲巴唱的跟过去听到的不一样。可是他们又不得不承认他唱得动听，唱得扣人心弦。最后就由了他胡诌，直到唱得火塘边的康菩土司想睡觉了，吸口鼻烟打个喷嚏，演出便到此结束。

那天晚上他给土司一家人唱创世传说，或者说，他心中只是唱给一个人听。因此他唱着唱着就让太阳和月亮相恋起来，但是他知道——所有的人都知道，太阳永远也追逐不到月亮。他多情的心忽然就被一股固执的忧伤弥漫了，那时他还不知道这种忧伤会陪伴他终生。土司家眷们的起哄和康菩土司那个喷嚏救了他的场，不然他真不知后面的



唱词该怎么编排下去了。

散场了，人们各自回自己的卧房。扎西嘉措和下人们住在马厩旁边的一排小房子里，康菩土司住大宅主楼的二层，刚才说唱的地方也在二层的大厅，央金玛和几个女眷住三层。扎西嘉措垂手躬身立在一边，让主子们先走。扎西嘉措知道，说唱歌谣的时候，他是客厅中的英雄，受众人仰视，现在，他不过是土司家豢养的一条狗，也许连狗还不如呢。

他看见央金玛在女仆德吉的陪伴下从他身边昂头而过。他在心里说，我数到三，她一定会转过头来。

他才数到二，央金玛忽然扭头对身后的德吉说：“我的手炉呢？”她尚在梦游的眼睛飞快地向扎西嘉措睃了一眼，像一根打过来的羊鞭，让扎西嘉措的心头微微一颤。

德吉举举手中那个精致的手炉，讨好地说：“在我手上呢，小姐。”扎西嘉措看见央金玛转过头去了，心中的感激还没有叹完，那高贵的小姐又转过身，冲着扎西嘉措说：“哎，你还没有唱太阳什么时候爱上月亮的呢！”

扎西嘉措一下慌了神，忙说：“从天神点燃了太阳的光芒那一天起……”

“是哪一天呢？”央金玛认真地问，目光直逼扎西嘉措，这次扎过来的是两把温柔的刀子。

“是……是很早很早以前……”扎西嘉措感到自己受伤了。

“唉唷，走吧，睡觉去吧。”从她身后过来的大夫人卓玛拉初推着央金玛说，“别问啦，这个家伙心里有一匹没有驯服的野马，跑到哪儿唱到哪儿。明天你别再一会儿天上一会儿地下了，你得给我们唱藏